

三八 丘逢甲

丘逢甲，字仙根，號倉海，又號仲闕，原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人。祖若父，懇殖台灣，遂著籍焉。光緒中成進士，以工部主事用，生平以霸才自許，尤工詩，有民族詩人之稱。嘗倡台灣自立，事雖終敗，而大義已昭著於天下矣。

倉海幼敏慧，讀書過目不忘，六歲能綴韻語，有才子之名。身軀魁偉，見者疑爲武人，稍長，應福州鄉試，中三十一名舉人，明年成進士，殿試列二甲，以工部主事用，以無意仕進，乃假歸。先後主講台中衛文書院、台南羅山書院，嘉義崇文書院、潮州韓山書院，課藝以外，並勸諸生，閱報章、讀新書，其思想已隨時代俱進矣。

甲午中日戰起，我軍敗績，倉海聞而痛哭，遂捐家資，編練台民爲義軍，計成

募者三十餘營。乙未，馬關和約成，割台灣畀日本，乃與士紳奮起謀挽救，上書大府，誓死拒割台，畧謂割地議和，全台震駭！自聞警以來，台民慨輸餉械，無負列聖深仁厚澤，二百年養人心，正士氣，正爲今日之用，何忍一朝棄之？全台非澎湖之比，臣等桑梓之地，義共存亡，願與撫臣誓死守，若戰而不勝，待臣等死，再言割地，亦可上對列祖，下對兆民，情詞激昂，而書上卒不報，仍飭撤回守官，於是台民獨立自主之運動，遂以爆發。

二

清廷不恤台民之呼籲，命李經芳爲割台專使，同時，日本亦派遣兵艦，星夜進台。倉海揮涕語衆曰：『台灣者，吾台人之所自有，何可任人私相授受？清廷棄我，我豈可復自棄耶？』遂以台灣獨立自主，號召於全台，登高一呼，台人響應，忠義好勇之士，尤爲慷慨！而力贊其說，衆推倉海，起草憲法，定台灣爲民主國，選總統、開議會、立官制、定國徽，民主國家草創就緒。

其次，爲總統之人選，衆議屬巡撫唐景崧，因其位高望重，爲台民所歸。惟倉海素知景崧處士好大言，以之爲高官，則尙可應付，以之創大業，則不足有爲，因此遲疑不決，而卒從衆議，率紳民數萬人詣撫署，上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印綬於景崧。景崧朝服出，北面受任，卽以撫署爲總統府，電告自主於清廷，並言遙奉正朔，永作屏藩。副總統一席，羣以屬倉海，固辭不獲，乃就任，而大權仍縱於景崧也。時黑旗將軍劉永福，方鎮守臺南，尙不明了民主國產生之經過，但僅電陳景崧、倉海，願與臺灣共存亡耳。

三

景崧就任大總統以後，對於臺北防守，辦法毫無。鎮守臺南之劉永福，深以爲慮，因自請佐台北，以策萬全，而景崧以與永福夙有齟齬，且其爲人勇悍難馭，遂婉詞以謝，兩人意見，自此更左。

倉海憂之，以爲全台大政，集中台北，一旦有失，勢必牽動台南。且景崧爲人

，雖自號知兵，而實無謀畧，無永福爲助，終恐不易防守。乃力勸景崧，捐除成見，引永福爲助，舌敝唇焦，繼之以泣，而景崧依然不納也。倉海喟然嘆曰：『其殆天乎！』厥後，景崧坐誤事機，台北失陷，狼狽而逃。永福孤處台南，兵寡餉絀，然猶與日軍相持數月，卒以援絕內渡，而至台遂亡矣。

四

倉海於台灣淪陷後，率民兵竄伏深菁窮谷間，堅持數月，欲據山死守，與台共存亡。部將某勸諫曰：『台雖亡，能強祖國，則可復土雪恥，不如內渡也。』倉海從其言，痛哭辭台，奉親內渡歸原籍。又走京師，陳恢復之策，終不得報。乃返廣州，致力教育，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學，啓迪後生。並創辦廣府中學，故嶺南新學，實以此爲先導，而諸生之廁身革命黨者，亦受其庇蔭。

庚子赴南洋各地，考察僑政。歸後任廣東省教育會會長，兩廣學務公所議紳，迨廣東諮議局成立，當選爲副議長。詎料天奪其年，騎鯨西去，寧止一時一地之不

幸哉！

五

倉海工詩，惟早年所作，均因戰亂失散，迨內渡後，始有存稿，約計二千首，弟瑞田爲選刊，題曰「海日樓詩鈔」。子琮，復輯其關於發揚民族精神者，都三百首，爲「倉海先生詩選」，其離台詩六首，爲內渡後開篇之首，原註云：『將行矣！草此數章，聊寫積憤，妹倩張君，請珍藏之，十年之後，有心人重若拱璧矣！海東遺民草。』詩云：『宰相有權能割地，孤臣無力可回天。扁舟去作鴟夷子，回首河山意黯然。虎韜豹略且收藏，休說承明執戟郎，至竟虬髯成底事，宮中一炬類咸陽。捲土重來未可知，江山亦要偉人持。成名豎子知多少，海上誰來建義旗，從此中原恐陸沉，東周積弱又在今。入山冷眼觀棋局，荊棘銅駝感慨深。英雄退步卽神仙，火氣消除道德篇。我不神仙聊劍俠，仇頭斬盡再昇天。亂世團圓骨肉難，弟兄離別正心酸。奉親且作漁樵隱，到處名山可掛單。』觸物傷時，淋漓明暢，國國民

族之感，騰躍紙上，故能感人之深。

六

初由台返粵，入梅州有七律一首：『悽絕天涯雁叫聲，秋江一棹入斜曛。陰那
山色雲中現，蓬萊灘聲雨裏聞。隔嶺樹疑孤塔露，得風帆帶亂峯奔。平生去國懷鄉
感，只合江頭醉十分。』歸抵鎮平故居，遊仙人橋，作律兩首：『海外歸來意愴然
，石梁重自認秦鞭。一庵斜日墜紅葉，萬嶂秋空開碧蓮。家近洞天宜入道，人經浩
劫欲逃禪。松楸古墓粉榆社，早結仙家未了緣。溪轉峯迴石氣陰，懸岩高閣客登臨
。虹腰一角連山合，雪乳千年古洞深。入穴人疑營窟世，題橋詩總襍仙心。中年學
道時偏早，領畧樨香思不禁。』復有天涯七律一首云：『天涯斷雁少書還，夢入虛
無縹緲間。水火餘生心易碎，愁人未老鬢先斑。沒蕃親故淪滄海，歸漢郎官避故山
。已分生離同死別，不堪揮淚說台灣。』其歲暮雜詩有云：『極目寒山落照遲，邊
風獵獵捲牙旗。黃犀入貢非今日，白馬馱經異昔時。山海龍呼愁變夏，春秋麟泣戒

書夷。千年妖火彌張燄，太息流傳景教碑。」

倉海生平，惟志在國家民族之復興，雖夙好吟詠，初非欲爲詩人，迨遭國家大變，義師既敗亡，抑鬱返中土，滿懷憤慨，一腔熱忱，遂發而爲詩，聊以見志，不作詞藻之刻畫，而霸氣可見焉。

辛亥革命甫成功，而以疾而終，年四十有九。生平以霸才自許，自台變入渡後，詩尤沉鬱。著有「嶺雲海日樓」詩集傳世。當其內渡，著論或責以田橫之義，然其處境不同，蓋宗國尚在，正宜留此身以圖恢復，而竟終其身無藉手之機，此豈倉海之所及料哉！近見時人鍾應梅，有詠倉海一絕云：「霸才不用用詩鳴，羞戴頭顱入上京。天負英才無藉手，漫論心跡異田橫。」蓋道其實也。